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三十八卷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

李代桃僵，羊易牛死。世上冤情，最不易理。

話說宋時南安府大庾縣有個吏典黃節，娶妻李四娘。四娘為人心性風月，好結識個把風流子弟，私下往來。向與黃節生下一子，已是三歲了，不肯收心，只是貪淫。一日黃節因有公事，住在衙門中了□來日。四娘與一個不知姓名的姦夫說通了，帶了這三歲兒子一同逃去。出城門不多路，那兒子見眼前光景生疏，啼哭不止。四娘好生不便，竟把兒子丟棄在草中，自同姦夫去了。大庾縣中有個手力人李三，到鄉間行公事，才出城門，只聽得草地裡有小兒啼哭之聲，急往前一看，見是一個小兒眠在草裡，播天倒地價哭。李三看了心中好生不忍，又不見一個人來睬他，不知父母在那裡去了。李三走去抱扶著他，那小兒半日不見了人，心中虛怯，哭得不耐煩，今見個人來偎傍，雖是面生些，也倒忍住了哭，任憑他抱了起來。原來這李三不曾有兒女，看見歡喜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道是天賜與他小兒，一逕的抱了回家。家人見孩子生得清秀，盡多快活，養在家裡，認做是自家的了。

這邊黃節衙門中出來，回到家裡，只見房闕寂靜，妻子多不見了。駭問鄰舍，多道是「押司出去不多日，娘子即抱著小哥不知那裡去了，關得門戶寂悄悄的。我們只道到那裡親眷家去，不曉得備細。」黃節情知妻四娘有些毛病的，著了忙，各處親眷家問，並無下落。黃節只得寫下了招了，各處訪尋，情願出□貫錢做報信的謝禮。

一日，偶然出城數裡，恰恰經過李三門首。那李三正抱著這拾來的兒子，在那裡與他作耍。黃節仔細一看，認得是自家的兒子，喝問李三道：「這是我兒子，你卻如何抱在此間！我家娘子那裡去了？」李三道：「這兒子吾自在草地上拾來的，那曉得甚麼娘子？」黃節道：「我妻子失去，遍貼招示，誰不知道！今兒子既在你處，必然是你作姦犯科，誘藏了我娘子，有甚麼得解說？」李三道「我自是拾得的，那知這些事？」黃節扭住李三，叫起屈來，驚動地方鄰里，多走將攏來。黃節告訴其事，眾人道：「李三元不曾有兒子，抱來時節實是有些來歷不明，卻不知是押司的。」黃節道：「兒子在他處了，還有我娘子不見，是他一同拐了來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我們不知道。」李三發極道：「我那兒甚麼娘子？那日草地上，只見得這個孩子在那裡哭，我抱了回家。今既是押司的，我認了悔氣，還你罷了，怎的還要賴我甚麼娘子！」黃節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是我賴你？我現有招貼在外的，你這個奸徒，我當官與你說話！」對眾人道：「有煩列位與我帶一帶，帶到縣裡來。事關著拐騙良家子女，是你地方鄰里的干係，不要走了人！」李三道：「我沒甚欺心事，隨你去見官，自有明白，一世也不走。」

黃節隨同了眾人押了李三，抱了兒子，一直到縣裡來。黃節寫了紙狀詞，把上項事一一稟告縣官。縣官審問李三。李三隻說路遇孩子抱了歸來是實，並不知別項情由。縣官道：「胡說！他家不見了兩個人，一個在你家了，這一個又在那裡？這樣奸詐，不打不招。」遂把李三上起刑法來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只不肯招。那縣裡有與黃節的一般吏典二□多個，多護著吏典行裡體面，一齊來跪稟縣官，求他嚴行根究。縣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打，李三當不過，只得屈招道「因為家中無子，見黃節妻抱了兒子在那裡，把來殺了，盜了他兒子回來，今被捉獲，情願就死。」縣官又問「屍首今在何處？」李三道：「恐怕人看見，拋在江中了。」縣官彙了口詞，取了供狀，問成罪名，下在死囚牢中了，吩咐當案孔目做成招狀，只等寫完文卷，就行解府定奪。孔目又為著黃節把李三獄情做得沒些漏洞，其時乃是紹興□九年八月二□九日。文卷已完，獄中取出李三解府，係是殺人重犯，上了鎖時，戴了木枷，跪在庭下，專聽點名起解。忽然陰雲四合，空中雷電交加，李三身上枷鈕盡行脫落。霹靂聲，掌案孔目震死在堂上，二□多個吏典頭上吏中，皆被雷風擊去。縣官驚得渾身打顫，須臾性定，叫把孔目身屍驗看，背上有朱紅寫的「李三獄冤」四個篆字。縣官便叫李三問時，李三元自癡癡地立著，一似失了魂的，聽得呼叫，然後答應出來。縣官問道：「你身上枷鈕，適才怎麼樣解了的？」李三道：「小人眼前昏黑，猶如夢裡一般，更不知一些甚麼，不曉得身上枷鈕怎地脫了。」縣官明知此事有冤，遂問李三道：「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？」李三道：「實實不知誰人遺下，在草地上啼哭，小人不忍，抱了回家。至於黃節夫妻之事，小人並不知道，是受刑不過屈招的。」縣官此時又驚又悔道：「今日看起來，果然與你無干。」當時遂把李三釋放，叫黃節與同差人別行尋緝李四娘下落。後來畢竟在別處地方尋獲，方知天下事專在疑似之間冤枉了人。這個李三若非雷神顯靈，險些兒沒辨白處了。而今說著國朝一個人也為妻子隨人走了，冤屈一個鄰舍往來的，幾乎累死，後來卻得明白，與大庾這件事有些倣佛。待小子慢慢說來，便知端的。

佳期誤世桑中約，好事訛牽月下繩。

只解推原平日狀，豈知局外有翻更？

話說北直張家灣有個居民，姓徐名德，本身在城上做長班。有妻莫大姐，生得大有容色，且是興高好酒，醉後就要趁著風勢撩撥男子漢，說話勾搭。鄰舍有個楊二郎，也是風月場中人，年少風流，閑蕩游耍過日，沒甚根基。與莫大姐終日調情，你貪我愛，弄上了手，外邊人無不知道。雖是莫大姐平日也還有個把梯己人往來，總不如與楊二郎過得恩愛。況且徐德在衙門裡走動，常有個月期程不在家裡，楊二郎一發便當，竟象夫妻一般過日。後來徐德掙得家事從容了，衙門中尋了替身，不消得日日出去，每有時節歇息在家裡，漸漸把楊二郎與莫大姐光景看了些出來。細訪鄰里街訪，也多有二三兩兩說話。徐德一日對莫大姐道：「咱辛辛苦苦了半世，掙得有碗飯吃了，也要裝些體面，不要被外人笑話便好。」莫大姐道：「有甚笑話？」徐德道：「鐘不扣不鳴，鼓不打不響，欲人不知，莫若不為。你做的事，外邊那一個不說的？你瞞咱則甚？咱叫你今後仔細些罷了。」莫大姐被丈夫道著海底眼，雖然撒嬌撒癡，說了幾句支吾門面說話，卻自想平日忒做得滲瀾，曉得瞞不過了，不好□分強辯得。暗地付道：「我與楊二郎交好，情同夫妻，時刻也閑不得的。今被丈夫知道，必然防備得緊，怎得象意？不如私下與他商量，捲了些家財，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，自由自在的快活，豈不是好！」藏在心中。

一日看見徐德出去，便約了楊二郎密商此事。楊二郎道：「我此間又沒甚牽帶，大姐肯同我去，要走走。只是到外邊去，須要有些本錢，才好養得口活。」莫大姐道：「我把家裡細軟盡數捲了去，怕不也過幾時？等住定身子，慢慢生發做活就是。」楊二郎道：「這個就好了。一面收拾起來，得便再商量走道兒罷了。」莫大姐道：「說與你了，待我看著機會，揀個日子，悄悄約你走路。你不要走漏了消息。」楊二郎道：「知道。」兩個趁空處又做了一點點事，千分萬付而去。

徐德歸來幾日，看見莫大姐神思撩亂，心不在焉的光景，又訪知楊二郎仍來走動，恨著道：「等我一時撞著了，怕不斫他做兩段！」莫大姐聽見，私下教人遞信與楊二郎，目下切不要到門前來露影。自此楊二郎不敢到徐家方近來。莫大姐切切在心，只思量和他那裡去了便好，已此心不在徐家，只礙著丈夫一個是眼中釘了。大凡女人心一野，自然七顛八倒，如癡如呆，有頭沒腦，說著東邊，認著西邊，沒情沒緒的。況且楊二郎又不得來，茶裡飯裡多是他，想也想癡了。因是悶得不耐煩，問了丈夫，同了鄰舍兩三個婦女們約了要到岳廟裡燒一位香。此時徐德曉得這婆娘不長進，不該放他出去才是。卻是北人直性，心裡道：「這幾時拘系得緊了，看他恍恍惚惚，莫不生出病來。便等他外邊去散散。」北方風俗，女人出去，只是自行，男子自有勾當，不大肯跟隨走的。當下莫大姐自同一伙女伴帶了紙馬酒盒，抬著轎，飄飄逸逸的出門去了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

閨中佚女，竟留煙月之場；枕上情人，險作囹圄之鬼。直待海清終見底，方令盆覆得還光。

且說齊化門外有一個倬峭的子房，姓鬱名盛。生性淫蕩，立心刁鑽，專一不守本分，勾搭良家婦女，又喜討人便宜，做那昧心短行的事。他與莫大姐是姑舅之親，一嚮往來，兩下多有些意思，只是不曾得便，未上得手。鬱盛心裡道是一樁欠事，時常記念的。一日在自己門前閑立，只見幾乘女轎抬過，他窺頭探腦去看那轎裡抬的女眷，恰好轎簾隙處，認得是徐家的莫大姐。看了轎上掛著紙錢，曉得是岳廟進香，又有閑的挑著盒擔，乃是女眷們游耍吃酒的。想道：「我若廝趕著他們去，閑蕩一番，不過插得些寡

趣，落得個眼飽，沒有實味。況有別人家女眷在裡頭，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便，不若我整治些酒饌在此等莫大姐轉來。我是親眷人家，邀他進來，打個中火，沒人說得。亦且莫大姐盡是貪杯高興，□分有情的，必不推拒。那時趁著酒興營勾他，不怕他不成這事。好計，好計！」即時奔往鬧熱衙衙，只揀可口的魚肉葷肴、榛松細果，買了偌多，撮弄得齊齊整整。

正是：

安排撲鼻芳香餌，專等鯨鯢來上鉤。

卻說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到廟裡燒過了香，各處去游耍，挑了酒盒，野地上隨著好坐處，即便擺著吃酒。女眷們多不□分大飲，無非吃下三數杯，曉得莫大姐量好，多來勸他。莫大姐並不推辭，拿起杯來就吃就乾，把帶來的酒吃得罄盡，已有了七八分酒意。天色將晚，然後收拾家火上轎抬回。回至鬱家門前，鬱盛瞧見，忙至莫大姐轎前施禮道：「此是小人家下，大姐途中口渴了，可進裡面告奉一茶。」莫大姐醉眼朦朧，見了鬱盛是表親，又是平日調得情慣的，忙叫住轎，走出轎來與鬱盛萬福道：「原來哥哥住在這裡。」鬱盛笑容滿面道：「請大姐裡面坐一坐去。」莫大姐帶著酒意，踉踉蹌蹌的跟了進門。別家女轎曉得徐家轎子有親眷留住，各自先去了，徐家的轎夫住在門口等候。

莫大姐進得門來，鬱盛邀至一間房中，只見酒果肴饌，擺得滿桌。莫大姐道：

「甚麼道理要哥哥這們價費心？」鬱盛道：「難得大姐在此經過，一杯淡酒，聊表寸心而已。」鬱盛是有意的，特地不令一個人來代侍，只是一身陪著，自己斟酒，極盡慇懃相勸。正是：

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，更加鬱盛慢檣搖船捉醉魚，腴腆著面龐央求不過，又吃了許多。酒力發作，乜斜了雙眼，淫興勃然，倒來丟眼色，說風話。鬱盛挨在身邊同坐了，將著一杯酒你呷半口，我呷半口。又嚙了一口勾著脖子度將過去，莫大姐接來嚙下去了，就把舌頭伸過口來，鬱盛啞了一回。彼此春心蕩漾，偎抱到牀中，褪下小衣，弄將起來。

一個醉後掀騰，一個醒中摩弄。醉的如迷花之夢蝶，醒的似採蕊之狂蜂。醉的一味興濃，擔承愈勇；醒的半兼趣勝，玩視偏真。此貪彼愛不同情，你醉我醒皆妙境。

兩人戰到間深之處，莫大姐不勝樂暢，口裡哼哼的道：「我二哥，親親的肉，我一心待你，只要同你一處去快活了罷！我家天殺的不知趣，又來拘管人，怎如得二哥這等親熱有趣？」說罷，將腰下亂顛亂聳，緊緊抱住鬱盛不放，口裡只叫「二哥親親」。原來莫大姐醉得極了，但知快活異常，神思昏迷，忘其所以，真個醉裡醒時言，又道是酒道真性，平時心上戀戀的是楊二郎，恍恍惚惚，竟把鬱盛錯認。幹事的是鬱盛，說的話多是對楊二郎的話。鬱盛原曉得楊二郎與他相厚的，明明是醉裡認差了。鬱盛道：「巨耐這浪淫婦，你只記得心上人，我且將計就計，餞他說話，看他說甚麼來？」就接口道：「我怎生得同你一處去快活？」莫大姐道：「我前日與你說的，收拾了些家私，和你別處去過活，一向不得空便。今秋分之日，那天殺的進城上去，有那衙門裡勾當，我與你趁那晚走了罷。」鬱盛道：「走不脫卻怎麼？」莫大姐道：「你端正下船兒，一搬下船，連夜搖了去。等他城上出來知得，已此趕不著了。」鬱盛道：「夜晚間把甚麼為暗號？」莫大姐道：「你只在門外拍拍手掌，我裡頭自接應你。我打點停當好幾時了，你不要錯過。」口裡糊糊塗塗，又說好些，總不過肉麻說話，鬱盛只揀那幾句要緊的，記得明明白白在心。須臾雲收雨散，莫大姐整一整頭髮，頭眩眼花的走下牀來。鬱盛先已把酒飯與轎夫吃過了，叫他來打著轎，挽扶著莫大姐上轎去了。鬱盛回來，道是占了採頭，心中歡喜，卻又得了他心腹裡的話，笑道：「詫異，詫異，那知他要與楊二郎逃走，盡把相約的事對我說了。又認我做了楊二郎，你道好笑麼？我如今將錯就錯，僱下了船，到那晚剪他這縲，落得載他娘在別處受用幾時，有何不可？」鬱盛是個不學好的人，正撓著的癢處，以為得計。一面料理船只，只等到期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莫大姐歸家，次日病了一日酒，昨日到鬱家之事，猶如夢裡，多不□分記得，只依稀影響，認做已約定楊二郎日子過了，收拾停當，只待起身。豈知楊二郎處雖曾說過兩番，曉得有這個意思，反不曾精細叮嚀得，不做整備的。到了秋分這夜，夜已二鼓，莫大姐在家裡等候消息。只聽得外邊拍手響，莫大姐心照，也拍拍手開門出去。黑影中見一個人在那裡拍手，心裡道是楊二郎了。急回身進去，將衣囊箱籠，逐件遞出，那人一件件接了，安頓在船中。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見，不敢用火，將房中燈打滅了，虛鎖了房門，黑裡走出。那人扶了上船，如飛把船開了。船中兩個多是低聲細語，況是慌張之際，莫大姐只認是楊二郎，急切辨不出來。莫大姐失張失志，歷碌了一日，下得船才心安。倦將起來，不及做甚麼事，說得一兩句話，那人又不□分回答。莫大姐放倒頭，和衣就睡著了去。

比及天明，已在潞河，離家有百□里了。撐開眼來看那艙裡同坐的人，不是楊二郎，卻正是齊化門外的鬱盛。莫大姐吃了一驚道：「如何卻是你？」鬱盛笑道：「那日大姐在岳廟歸來途中，到家下小酌，承大姐不棄，賜與歡會。是大姐親口約下我的，如何倒吃驚起來？」莫大姐呆了一回，仔細一想，才省起前日在他家吃酒，酒中淫媾之事，後來想是錯認，把真話告訴了出來。醒來記差，只說是約下楊二郎了，豈知錯約了他？今事已至此，說不得了，只得隨他去。只是怎生發付楊二郎呵？因問道：「而今隨著哥哥到那裡去才好？」鬱盛道：「臨清是個大馬頭去處，我有個主人在那裡，我與你那邊去住了，尋生意做。我兩個一窩兒作伴，豈不快活？」莫大姐道：「我衣囊裡盡有些本錢，哥哥要營運時，足可生發度日的。」鬱盛道：「這個最好。」從此莫大姐竟同鬱盛到臨清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徐德衙門公事已畢，回到家裡，家裡悄沒一人，箱籠什物皆已搬空。徐德罵道：「這歪刺姑一定跟得姦夫走了！」問一問鄰舍，鄰舍道：「小娘子一個夜裡不知去向。第二日我們看見門是鎖的了，不曉得裡面虛實。你老人家自想著，無過是平日有往來的入約的去。」徐德道：「有甚麼難見處？料只在楊二郎家裡。」鄰舍道：「這猜得著，我們也是這般說。」徐德道：「小人平日家丑須臾列位不得。今日做出事來，眼見得是楊二郎的緣故。這事少不得要經官，有煩兩位做一徹見證。而今小人先到楊家去問一問下落，與他鬧一場則個。」鄰舍道：「這事情那一個不知道的？到官時，我們自然講出公道來。」徐德道：「有勞，有勞。」當下一忿之氣，奔到楊二郎家裡。恰好楊二郎走出來，徐德一把扭住道：「你把我家媳婦子拐在那裡去藏過了？」楊二郎雖不曾做這事，卻是曾有這話關著心的，驟然聞得，老大吃驚，口裡嚷道：「我那知這事，卻來賺我！」徐德道：「街訪上那一個不曉得你營勾了我媳婦子？你還要賴哩！我與你見官去，還我人來！」楊二郎道：「不知你家嫂子幾時不見了，我好耿耿在家裡，卻來問我要人，就見官，我不相干！」徐德那聽他分說，只是拖住了交付與地方，一同送到城上兵馬司來。

徐德衙門情熟，為他的多，兵馬司先把楊二郎下在鋪裡。次日，徐德就將奸拐事情，在巡城察院衙門告將下來，批與兵馬司嚴究。兵馬審問楊二郎，楊二郎初時只推無干。徐德拉同地方，眾一證他有好，兵馬喝叫加上刑法。楊二郎熬不過，只得招出平日通姦往來是實。兵馬道：「姦情既真，自然是你拐藏了。」楊二郎道：「只是平日有好，逃去一事，委實與小的無涉。」兵馬又喚地方與徐德問道：「他妻子莫氏還有別個姦夫麼？」徐德道：「並無別人，只有楊二郎好稔是真。」地方也說道：「鄰里中也只曉得楊二郎是姦夫，別一個不見說起。」兵馬喝楊二郎道：「這等還要強辨！你實說拐來藏在那裡？」楊二郎道：「其實不在小的處，小的知他在那裡？」兵馬大怒，喝叫重重夾起，必要他說。楊二郎只得又招道：「曾與小的商量要一同逃去，這說話是有的。小的不曾應承，故此未約得定，而今卻不知怎的不見了。」兵馬道：「既然曾商量同逃，而今走了，自然知情。他無非私下藏過，只圖混賴一時，背地裡卻去奸宿。我如今收在監中，三日五日一比，看你藏得到底不成！」遂把楊二郎監下，隔幾日就帶出鞫問一番。楊二郎只是一般說話，招不出人來。徐德又時時來催稟，不過做楊二郎屁股不著，打得些屈棒，毫無頭緒。楊二郎正是俗語所云：

從前作事，沒興齊來，

鳥狗吃食，白狗當災。

楊二郎當不過屈打，也將霹靂枉禁事情在上司告下來，提到別衙門去問。卻是徐德家裡實實沒了人，姦情又招是真的。不好出

脫得他。有矜疑他的，教他出了招貼，許下賞錢，募人緝訪。然是□個人內倒有九個說楊二郎藏過了是真的，那個說一聲其中有冤枉？此亦是楊二郎淫人妻女應受的果報。

女色從來是禍胎，姦淫誰不惹非災？

雖然逃去渾無涉，亦豈無端受枉來？

且不說這邊楊二郎受累，累年不決的事。再表鬱盛自那日載了莫大姐到了臨清地方，賃間閑房住下，兩人行其淫樂，混過了幾時。莫大姐終久有這楊二郎在心裡，身子雖現隨著鬱盛，畢竟是勉強的，終日價沒心沒想，哀聲歎氣。鬱盛起初綢繆相處了兩個月，看看兩下裡各有些嫌憎，不自在起來。鬱盛自想道：「我目下用他的，帶來的東西須有盡時，我又不曾做生意，日後怎生結果？況且是別人的妻小，留在身邊，到底怕露將出來，不是長便。我也要到自家裡去的，那裡守得定在這裡？我不如尋個主兒賣了他。他模樣盡好，到也還值得百□兩銀子。我得他這些身與他身邊帶來的許多東西，也盡勾受用了。」打聽得臨清渡口驛前樂戶魏媽媽家裡養許多粉頭，是個興頭的鴛兒，要的是女人。尋個人去與他說了。魏媽只做訪親來相探望，看過了人物，還出了八□兩價錢，交兌明白，只要抬人去。鬱盛哄著莫大姐道：「這魏媽媽是我家外親，極是好情分。你我在此異鄉，圖得與他做個相識，往來也不寂寞。魏媽媽前日來望過了你，你今日也去還拜他一拜才是。」莫大姐女眷心性，巴不得尋個頭腦外邊去走走的。見說了，即便梳妝起來。

鬱盛就去僱了一乘轎，把莫大姐竟抬到魏媽媽家裡。莫大姐看見魏媽媽笑嘻嘻相頭相腳，只是上下看覷，大刺刺的不□分接待。又見許多粉頭在面前，心裡道：「甚麼外親？看來是個行院人家了。」吃了一杯茶，告別起身。魏媽媽笑道：「你還要到那裡去？」莫大姐道：「家去。」魏媽媽道：「還有甚麼家裡？你已是此間人了。」莫大姐吃一驚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魏媽媽道：「你家鬱官兒得了我八□兩銀子，把你賣與我家了。」莫大姐道：「那有此話！我身子是自家的，誰賣得我！」魏媽媽道：「甚麼自家不自家？銀子已拿得去了，我那管你！」莫大姐道：「等我去和那天殺的說個明白！」魏媽媽道：「此時他跑自家的道兒，敢走過七八里路了，你那裡尋他去？我這裡好道路，你安心住下了罷，不要討我殺威棒兒吃！」莫大姐情知被鬱盛所賺，叫起撞天屈來，大哭了一場。魏媽媽喝住只說要打，眾粉頭做好做歡的來勸住。莫大姐原是立不得貞節牌坊的，到此地位，落了圈套，沒計奈何，只得和光同塵，隨著做娼妓罷了。此亦是莫大姐做婦女不學好應受的果報。

婦女何當有異圖？貪淫只欲閃親夫。

今朝更被他人閃，天報昭昭不可誣。

莫大姐自從落娼之後，心裡常自想道：「我只圖與楊二郎逃出來快活，誰道醉後錯記，卻被鬱盛天殺的賺來，賣我在此。而今不知楊二郎怎地在那裡，我家裡不見了人，又不知怎樣光景？」時常切切於心。有時接著相投的孤老，也略把這些前因說說，只好感傷流淚，那裡有人管他這些嘮叨？光陰如箭，不覺已是四五個年頭。一日，有一個客人來嫖宿飲酒，見了莫大姐，目不停瞬，只管上下瞧覷。莫大姐也覺有些面染，兩下疑惑。莫大姐開口問道：「客官貴處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小子姓幸名逢，住居在張家灣。」莫大姐見說：「張家灣」三字，不覺潸然淚下，道：「既在張家灣，可曉得長班徐德家裡麼？」幸客驚道：「徐德是我鄰人，他家裡失去了嫂子幾年。適見小娘子面龐有些廝象，莫不正是徐嫂子麼？」莫大姐道：「奴正是徐家媳婦，被人拐來坑陷在此。方才見客人面龐，奴家道有些認得，豈知卻是日前鄰舍幸官兒。」原來幸逢也是風月中人，向時看見莫大姐有些話頭，也曾咽著乾唾的，故此一見就認得。幸客道：「小娘子你在此不打緊，卻害得一個人好苦。」莫大姐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幸客道：「你家告了楊二郎，累了幾年官司，打也不知打了多少，至今還在監裡，未得明白。」莫大姐見說，好不傷心，輕輕對幸客道：「日裡不好盡言，晚上留在此間，有句說話奉告。」

幸客是晚就與莫大姐同宿了。莫大姐悄悄告訴他，說委實與楊二郎有交，被鬱盛冒充了楊二郎拐來賣在這裡，從頭至尾一一說了。又與他道：「客人可看平日鄰舍面上，到家說知此事，一來救了奴家出去；二來說清了楊二郎，也是明功；三來吃了鬱盛這廝這樣大虧，等得見了天日，咬也咬他幾口！」幸客道：「我去說，我去說。楊二郎、徐長班多是我一塊土上人，況且貼得有賞單。今我得實，怎不去報？鬱盛這廝有名刁鑽，天理不容，也該敗了。」莫大姐道：「須得密些才好。若漏了風，怕這家又把我藏過了。」幸客道：「只你知我知，而今見人再不要提起。我一到彼就出首便是。」兩人商約已定。幸客竟自回轉張家灣來見徐德道：「你家嫂子已有下落，我親眼見了。」徐德道：「見在那裡？」幸逢道：「我替你同到官面前，還你的明白。」

徐德遂同了幸逢齊到兵馬司來。幸逢當官遞上一紙首狀，狀云：「首狀人幸逢，系張家灣民，為舉首略賣事。本灣徐德夫妻莫氏，告官未獲。今逢日見本婦身在臨清樂戶魏鴛家，倚門賣奸。本婦稱系市棍鬱盛略賣在彼是的，販良為娼，理合舉首。所首是實。」兵馬即將首狀判准在案。一面申文察院，一面密差兵番拿獲鬱盛到官刑鞫。鬱盛抵賴不過，供吐前情明白。當下收在監中，候莫氏到時，質證定罪。隨即奉察院批發明文，押了原首人幸逢與本夫徐德，行關到臨清州，眼同認拘莫氏及買良為娼樂戶魏鴛，到司審問，原差守提，臨清州裡即忙添差公人，一同行拘。一千人到魏家，好似甕中捉查，手到拿來。臨清州點齊了，發了批回，押解到兵馬司來。楊二郎彼時還在監中，得知這事，連忙寫了訴狀，稱是「與己無干，今日幸見天日」等情投遞。兵馬司准了，等候一同發落。

其時人犯齊到聽審，兵馬先喚莫大姐問他。莫大姐將鬱盛如何騙他到臨清，如何哄他賣娼家，一一說了備細。又喚魏鴛兒問道：「你如何買了良人之婦？」魏媽媽道：「小婦人是個樂戶，靠那取討娼妓為生。鬱盛稱說自己妻子願賣，小婦人見了是本夫做主的，與他討了，豈知他是拐來的？」徐德走上來道：「當時妻子失去，還帶了家裡許多箱籠資財去。今人既被獲，還望追出贓私，給還小人。」莫大姐道：「鬱盛哄我到魏家，我只走得一身去，就賣絕在那裡。一應所有，多被鬱盛得了，與魏家無干。」兵馬拍桌道：「那鬱盛這樣可惡！既拐了人去奸宿了，又賣了他身了，又沒了他資財，有這等沒天理的！」喝叫重打。鬱盛辨道：「賣他在娼家，是小人不是，甘認其罪。至於逃去，是他自跟了小人走的，非乾小人拐他。」兵馬問莫大姐道：「你當時為何跟了他走？不實說出來，討拶！」莫大姐只得把與楊二郎有好認錯了鬱盛的事，一一招了。兵馬笑道：「怪道你丈夫徐德告著楊二郎。楊二郎雖然屈坐了監幾年，徐德不為全誣。莫氏雖然認錯，鬱盛乘機盜拐，豈得推故？」喝教把鬱盛打了四□大板，問略販良人軍罪，押迫帶去贓物給還徐德。莫氏身價八□兩，追出入官。魏媽買良，系不知情，問個不應罪名，出過身價，有幾年賣奸得利，不必償還。楊二郎先有姦情，後雖無干，也問杖贖釋放寧家。幸逢首事得實，量行給賞。判斷已明，將莫大姐發與原夫徐德收領。徐德道：「小人妻子背了小人逃出了幾年，又落在娼家了，小人還要這濫淫婦做甚麼！情願當官休了，等他別嫁個人罷。」兵馬道：「這個由你。且保領出去，自尋人嫁了他，再與你立案罷了。」

一千人眾各到家裡。楊二郎自思「別人拐去了，卻冤了我坐了幾年監，更待乾罷。」告訴鄰里，要與徐德廝鬧。徐德也有些心怯，過不去，轉央鄰里和解。領裡商量調停這事，議道：「總是徐德不與莫大姐完聚了。現在尋人別嫁，何不讓與楊二郎娶了，消釋兩家冤仇？」與徐德說了。徐德也道負累了他，便依議也罷。楊二郎聞知，一發正中下懷，笑道：「若肯如此，便多坐了幾時，我也永不提起了。」鄰里把此意三面約同，當官稟明。兵馬備知楊二郎頂缸坐監，有些屈衣裡頭，依地方處分，准徐德立了婚書讓與楊二郎為妻，莫大姐稱心象意，得嫁了舊時相識。因為吃過了這些時苦，也自收心學好，不似前時惹騷招禍，竟與楊二郎到了底。這莫非是楊二郎的前緣，然也為他吃苦不少了，不為美事。後人當以此為鑒。

枉坐囹圄已數年，而今方得保婢娼。

何如自守家常飯，不害官司不損錢？